

盾

矛

著本茂徐



矛盾



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選

中學學生文學讀本

本書係編者本過去中學教學經驗，廣收當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嚴格編選而成。全書編制，共分六冊，一、散文集；二、應用文集；三、小品文集；四、創作小說集；五、翻譯小說集；六、詩歌戲曲集。這樣編制，一方面便於各校採作正式課本，同時又能適合自修者的需要。全書六冊，每冊實價一元。

矛盾

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徐 茂 本

發行人 高 垓 書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
圖南里五四號

發行所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序

在我所遇到的幾多青年，他們那愛好文藝的熱忱，實不可及。不過這裏又可分爲兩大類：有的，只能欣賞，教他們去寫，那就寫不出。無疑的，這是他們的能力太差，心裏所感到的却不容易從筆底寫出。還有呢，他們是能寫一點東西，但因循偷懶，隨意塗寫，很少有價值的創作，新文壇的寂寞，這也是個重要的原因吧。

然而，茅貢君，却不如是。他有愛好文藝的心情，無論功課怎樣忙，每天總和文藝書接觸；原稿紙上日日有成績。詩，他也常做，做得非常的好。尤其是小說的成績，實在驚人。在他寫來，好像不費什麼力，但每篇皆有特殊的意義，描寫的手腕，真高人一等。

有這樣的天才，又這樣的努力，茅貢君的成功，是可以預期的，我很希望茅貢君，憑着堅毅的精神，繼續努力，使在新文壇上有更大的貢獻。

現在，茅盾君搜羅他的作品，成矛盾，排版付印，這是可喜的一件事。

這裏所包括幾篇，有的是代表青年的呼聲，有的是描寫惡社會裏的掙扎。如矛盾，都市的聲響，如年關，阿秀的死，是何等的深刻，是何等的驚人！

不再贅說，讀的人會更比我認識他吧！

馬仲殊三〇五，二〇于無錫。

——目次——

序·····	一
阿秀的死·····	一
年關·····	一二
都市的聲響·····	二三
矛盾·····	三三
回光返照·····	六二
再不會復燃了的死灰·····	八一
學徒淚·····	九二

目 次

秀小姐·····	一〇四
嚙不辦法·····	一二七
往事·····	一三七

阿秀的死

大腹便便的阿秀，仍在廠裏纏絲，因生理上的變態，使她工作格外覺得沉重。而一天十一點鐘的不息地纏絲，她是十二分的疲乏了。

這天她好不容易忍着痛苦等待着放工的汽笛響了，跟着衆人提了吃剩無多的飯籃，到外邊櫃上去領得了半月來的工資：八元一角二分大洋。八個銀幣和三十五枚銅元使她枯瘦的手裏有了重量，這重量却使她滴下了淚來。心裏盤轉着：

『我吃辛吃苦的在廠裏做工，肚子大了自己不便，又要被人家說笑話……這些錢領着了是要一齊交給婆婆的……碰着廠裏的工頭硬捉錯處扣了我的工錢時，回去又要給婆婆罵得置身無地。』

走了一段路忽然覺得頭上的髮髻在鬆下來，於是把工資妥藏在內衣袋裏，在一

家門口放下飯籃，兩手整理了髮髻。再向前走時，她想起了日裏一個同伴的譏諷來：

——阿秀，你真寫意，肚皮像那管賬先生一樣的吃得這般大……但是你的頭髮太不考究了，紅頭繩發了灰色。

——……阿秀照例只對人家瞟一眼和嘻的一笑外——這笑，是誰都看得出是蘊藏着難堪的羞意。依舊默默地只顧工作。

——你家隔壁不是新開了一月雜貨店了嗎？你不去買些便宜頭繩和香油？

——那來閒錢買呢？阿秀自己也覺得頭髮太難看了。被人家說得心裏更覺難過。

——今天不是要發工錢了嗎？不是有錢到手了？

——……她又只有不回話了，她想着婆婆兇惡的罵聲。

「這三十幾個銅元我偷着自己藏了吧；明天去買些鮮紅頭繩和香油吧……爲什麼我做的工錢都要交給婆婆呢……單給她八塊大洋還少嗎！說只領着八塊錢好了……」

喜得進家門時，婆婆不在家，阿秀急急地慌張地先到自己睡的一壁廂把三十幾個銅元藏在一只破木匣裏，心裏不知怎的偏覺得突突的跳，還覺得面上有些發燒。一回兒，婆婆從外面走進，是阿秀看慣了的一付兇相。阿秀不知怎的今天覺得她更加可怕，連忙迎上去叫了一聲「婆婆」。發燒的臉望着地，不敢望婆婆的臉。

——今天領到了多少工錢？又被人家扣去了不少吧！婆婆對媳婦開口終是這般大聲大氣。

——婆婆，領着了八塊……齊頭八塊大洋。掏出了八個銀幣的手，偏偏發着抖。

——八塊怎麼只有八塊？齊巧沒有零頭嗎？婆婆很敏捷的從她的手中攫取了銀元，用一種審判官的威嚴對付媳婦。

——是，齊巧……沒……有……零頭。

——小婊子！什麼話也說不連貫？你私藏了還說騙我嗎？她的語氣吞吞吐吐，啓了

婆婆的疑慮。用冒供的手段審問。

——婆婆，我那敢……那敢私……私藏。她的心越慌，語聲越細，語氣越不連貫了。

——你回家了多少時候了？

——剛……剛巧進來……你，婆婆，你就來了。初次犯罪的囚犯對着威靈顯赫的法官無有不露出馬腳的。

——那麼，你的飯籃呢？飯籃呢？

不得了！阿秀初次作弊，就被婆婆捉穿了。原來她把銅元藏在木匣裏時，把飯籃放在鋪位上了，一會兒見婆婆進門，就空手去迎婆婆。

——……阿秀這才發覺到自己的粗心，留了破綻給婆婆。

婆婆的眼光在屋裏掃射了一週，在阿秀的鋪位上發現了那飯籃。盛怒而咆哮了。——什麼把飯籃放在鋪上！小娼根！小婊子！罪過也不知道！你說剛才回來……怎麼飯籃走到你鋪上去了？你這小婊子的話不對啊！婆婆的話宛如六月間驟雨響雷打

在阿秀心上。

阿秀的全身發抖了。臉上的顏色是由紅而紫而蒼白。

——去把飯籃拿給我。

——怎麼飯吃賸得這一些了！婆婆暫時又把怒氣遷到另一個問題上，其實是火上添油般的怒上加了另一種怒息。

——今天你夜飯沒得吃……倒底是不是只領着八塊錢？

婆婆給阿秀判決了一部分的罪，審判又轉到工資私藏的案件上。

——你不響。我來搜……我來搜！

x

x

x

——匣子裏的銅元那兒來的小婊子！快些回答！

——婆婆……

——快些說……嘿……說不出了好的，你這小婊子越弄越不成樣了！小婊子！你

到那兒學了私藏的本領來小婊子……臭×爛污×……

這兒不是驟雨響雷，而是機關槍似的掃射了。

銅元是被婆婆拿去，還找得了根洗衣用的短棒，兇惡的向可憐的阿秀腿上打去。

——婆婆饒了吧……下次再不敢了……噯……不知是被棒打得跪下的呢，還

是爲了求恕而跪下的。阿秀跪在地上哭了。

——你哭？婆婆公公都不曾死，要你這小娼根哭什麼？

婆婆把短棒是放了，在媳婦哭喪的面上擊了兩個巴掌。

這當兒走進了一老一壯兩個男子，壯年的見自己妻子跪在地上哭，娘又滿面怒

容，只叫了聲「媽媽」一聲也不響。

——爲了什麼又值得你動氣了？老頭子低聲的問那餘怒未息的婆婆。

——嘿！你的媳婦現在本領大了，居然會私藏起工錢來，你看，這種賤胚要不要給

她點教訓！

豈有此理！喂，你藏了錢，要想做什麼？公公也戟指着媳婦。

「真的，我倒忘了，你這小婊子你可是想藏了錢偷漢子？」

「噯……噯！婆婆……我想買此頭繩和香油……」

嘿！可不是，你這小娼根賤×打扮了你想幹什麼去迷人？

● ● ● ● ●

恩

——媽，好了，不要爲了她火冒吧！……實在她也太不像樣了，她的頭髮這般的乾。

兒子忍不住沉默了。

「啊呀！虧你是她的男的，你倒幫起妻子來說娘了……你倒願意做烏龜？」

——那不是的，媽媽，你不要動氣。我去燒夜飯吧。兒子苦惱地離了這一幕悲劇的舞台。

我的馬桶倒了嗎？公公問着還在地上嗚咽的媳婦。

「還在地上裝什麼腔？下次再偷戴工錢仔細你的賤骨頭，賤命快去替公公倒！」

馬桶。天快黑了，你又洗不乾淨！

x

x

x

大着肚子，端了便桶，腳又被打得酸痛，狼狽不堪的走向河埠去時，阿秀還不曾停止咽氣，淚儘從眼角滴下。

時候是不早了，附近的大自鳴鐘已打過了七下；在這初秋的分，週圍已有些迷朦的夜色，是陰歷的下半月，天空沒有月兒，河畔一枝電桿木上的十六支燈炮只有些微的光亮。

河水是很平靜。隔岸的蟲聲叫得阿秀更覺淒涼，她痛苦的想着以往的一切：

她想到小時就死了母親，她想到忍心的父親因為他無力養活她而把她很小的時候就給了婆婆家做童養媳。十多年來怎樣的吃盡婆婆的苦，受夠婆婆的凌虐；公公有一次當婆婆和丈夫都不在家時，要用強力來摧殘她，她不允許，不會使他滿足後，公公就此不像以前般還似乎庇護她，在婆婆面前說好話；想到丈夫雖然粗魯些，對她

却很恩愛，但是他可憐也爲了她而受了婆婆的怒罵；她更想到有時丈夫替她辯護而 she 更被婆婆公公打罵。

眼前顯現一只玻璃缸，盛滿着鮮豔紅潤的香油；一根竹竿上掛了不少各色的絨繩，而尤其惹眼的是中間紅色的。

想到日裏同伴的話，想到方才路上決定的意思。

抬頭似乎看見婆婆的凶狠的眼光，細看時原來是那電桿木上的電燈對她作怪。河裏一條魚跳出水又沉下的聲音，使她草木皆兵的心瓣受驚不小。

突然，她不知那裏來了一種可怕的思想。她想到日後日子的難過，她想到利用這河水收拾了自己苦痛的生命，到水底去和那方才跳出水面的魚兒做同伴去。

又一個念頭想着自己肚裏還有那將出世的兒子。但又想到婆婆以前曾經說過：『那賤×肚裏的不知是男是女呢，倘使也是個賤×，那養出來就把牠淹死了倒省得貴米貴糧的養牠，將來還不是像牠娘般教人家看見就惹氣！』她淚流得更多了，心裏

想假使那肚皮不掙氣養了女的，不是也一樣的淹死嗎？

「倒不如讓她在娘肚裏和娘一同淹死了吧。」她使自己首先的思想加了一層決心。

這時四週很寂靜，水面是沒有一些波紋。阿秀偶然俯下頭來，在鏡樣的水裏見了她自己的影子：雖然蓬亂的髮，她却似乎覺得像那新開雜貨店裏掛的一張月份牌上的美女般蓬鬆。她的面雖很憔悴，的確有些中國固有病美人的風韻。她平時是沒有鏡子照臉的，這兒被她偶然地發覺了自己的美態。她更愁苦的心裏想：

「他真苦惱，他因為有了我這個還算得漂亮的老婆，他時常笑着向我說『人都說我有美人般標緻的老婆，你可不要跑開我呢！』……現在我却想尋死，可對得住他嗎？……他一個人去燒飯了，我到河灘頭來他也不曾看見……我死了，他可怎樣呢……」

水裏倒影的電燈光和電桿，她驟然窺見又當是婆婆凶狠的眼光，和方才打她的